

美国资本主义濒临崩溃，冲击已至 | 杰弗里·塔克

不仅马克思主义者对美帝国的现状怨声载道，自由意志主义者也对西方正在走的方向感到震惊。以下是他们的一份分析：杰弗里·塔克与帕斯卡尔一起探讨人们对西方制度日益下降的信任。塔克将中央银行制度、金融化和通货膨胀与不平等、战争及家庭经济的不安全感联系起来。他们就中国的经济成就、意识形态的局限，以及民主究竟是失灵了，还是被寡头利益集团所俘获展开辩论。讨论涉及特朗普的承诺、政治报复、宪法变革和公众的幻灭，随后转向医疗保健中的激励机制、生活水平，以及一个棘手的问题：如何从当今的制度危机中孕育出一个更具人道精神的社会。杰弗里的链接：布朗斯通研究所：<https://brownstone.org/> 杰弗里·塔克的文章：<https://brownstone.org/author/jeffrey-tucker/> 中立研究链接：中立研究 Substack：<https://pascallottaz.substack.com> 支持中立研究：<https://neutralitystudies.com/donate> 中立研究商店：<https://neutralitystudies.com/shop> 时间戳 00:00 杰弗里·塔克：事实、意识形态与自由 04:09 法定货币、中央银行与战争型国家 09:52 中国的增长与围绕经济自由的辩论 16:38 当社会失去信任时，会发生什么？ 20:22 特朗普的承诺、权力与幻灭 25:04 法律战、民主与美国建国 36:14 特朗普、奥巴马与遏制民众愤怒 45:28 生活水平、医疗保健与被挥霍的未来

#Pascal

欢迎大家回到 Neutrality Studies。今天，布朗斯通研究所的创始人兼所长杰弗里·塔克首次做客我们的节目。杰弗里，欢迎你。

#Jeffrey Tucker

这是我的荣幸。谢谢。

#Pascal

很高兴请到您。昨天，我采访了拉迪卡·德赛教授，她是一位直言不讳的马克思主义经济学家。我想，为了公平起见，接下来应该采访一位在我看来，自认为分析立场很接近自由意志主义的人。您研究过路德维希·冯·米塞斯，而且据我了解，您还是他的热情拥护者。这样说对吗？对，没错，是的。从自由意志主义的视角出发，您怎么看当前的世界政治局势？

#Jeffrey Tucker

嗯，我想我会这么说：比起意识形态，我更愿意从事实出发。意识形态有时会误导你，因为它建立在预设之上。预设也许是必要的，但也可能扭曲你眼前的现实。所以对我来说，最重要的是尊重自己所了解的事实，而不是透过意识形态的滤镜来看待一切。意识形态这个东西很奇怪。我觉得，从某种意义上说，要理清思路，确实需要它。但要理解这个世界，它却不是一个特别有用的工具，因为世界远比任何一种意识形态所能概括的复杂得多。所以，我并不是来宣扬自由意志主义的，甚至也不是来宣扬路德维希·冯·米塞斯的观点的。他是个天才，但当然，他也犯过错，任何人都会犯错。这就是我的看法。我来这里不是为了维护某种意识形态体系。如果我能帮助大家看清我们周围世界的某些方面，对我来说就足够了。

#Pascal

对。你知道，我觉得，意识形态可以说是一套关于事物应该如何运作的基本信念。但另一方面，我们也有一些基本信念，认为世界是由什么推动的。比如，马克思主义者的出发点是资本主义与工人阶级之间的斗争。而我想，自由意志主义者的出发点则是自由，或者说个人自由的根本重要性。这样概括算准确吗？

#Jeffrey Tucker

是的，嗯，我会说，就是让社会组织能够不受统治阶级的控制，自由地、自发地发展。所以从这个角度来说，我看待世界的方式，和二十一世纪的马克思主义者看待世界的方式，我觉得有很多相通之处。事实上，我有很多非常要好的朋友，他们都是从马克思主义的视角来看世界的，而大多数时候，我都很难不认同他们的看法。

#Pascal

您对我们正在经历的这场危机，基本上是怎么看的？我是说，目前我们在好几个领域都面临着危机。比如法国的政治危机，暴力事件正在那里蔓延。我们还看到好几场战争正在进行。乌克兰有一场大规模战争，美国 and 伊朗之间也有一场大规模战争。还有好几处局势非常暴力。我是说，我不会把加沙的情况称为战争，而更愿意说，那是对民众的屠杀。那么，您认为，这一切巨大的破坏力究竟从何而来？

#Jeffrey Tucker

嗯，如果一定要我指出一个根源，我会说是法定货币。由于转向纸币制度，以及中央银行权力的扩大，世界经济结构经历了前所未有的金融化。随后，央行的政策变得越来越糟糕，包括实行零利率。这使生产结构出现了严重扭曲，也让全世界的资源从民众手中流向金融机构。而这些金融机构又去寻找回报最高的投资。那是什么呢？制药公司，还有以战争为导向的国家体制。所以，如果你问我根本问题是什么，我会说，这就是根本问题。

#Pascal

好。你为什么认为法定货币会对这些不同的行业产生这么大的影响？如果采用不以法定货币为基础的支付体系，比如说金本位制，为什么情况就会不一样呢？

#Jeffrey Tucker

对。其实，问题甚至不在于金本位本身，而在于，货币究竟是由人民选择，还是由一小撮精英选择。在人类历史的大部分时期，绝大部分时期，我们使用的都是健全货币。也就是说，货币以某种实物兑付为基础，或者有某种实实在在的东西作支撑。不管是贝壳串珠、白银还是黄金，其实都无所谓。但当中央银行这个卡特尔逐步废除这些制度，最近一次就是废除金本位，转而实行纯粹的法定货币制度时，一股前所未有的权力就被释放到了世界上。你可以无限量地创造货币，想资助什么就资助什么——说白了，所有战争都能靠它来买单。第一次世界大战就是这么发生的。如果世界上没有中央银行，一战就不会发生。

我是说，一个多世纪以来，我们一直都知道，是中央银行让第一次世界大战成为了可能。而那场大战之所以爆发，是因为很多政府都想试试自己的新玩具。军火工业造出了各种神奇的小玩意儿。他们想看看这些东西到底好不好使，而中央银行就在那里给他们提供资金。但那已经是一百多年前的事情了，说真的，情况非但没有好转，反而越来越糟。所以战争一直没停过。可是在二〇〇八年金融危机之后，美

国的美联储搞出了零利率政策，这违背了现实规律。而它所做的，就是把资本主义的逻辑彻底颠倒了。在传统资本主义下，节俭有回报，投资有风险。所以，除非你有个真正的好点子，否则存钱总比投资划算。二〇〇八年之后——其实，基本上从二〇〇一年之后就……

#Jeffrey Tucker

借钱总比存钱划算。如今也依然如此。所以，勤俭节约不再吃香，审慎判断也不再吃香。现在，投机才是这个世界的王道。

#Jeffrey Tucker

而这一切之所以成为可能，就是因为货币从黄金转向了纸币。我认为，归根结底，这就是毁掉这个世界的根源。这就是为什么我们会有战争、疫情封控，以及世界上许多政府认为自己拥有无限权力的想法。我的意思是，世界上大多数议会和国会都觉得，花多少钱都没问题，欠多少债都不算多。而民众则通过通货膨胀为此买单。通货膨胀严重扰乱了人口结构的自然变化，以至于世界各地的人都比大约半个世纪前穷得多。我知道，我们觉得自己有了更多好玩的东西，这当然挺好，对吧？

我们有手机，也有流媒体音乐，这些东西我都喜欢。这很好。但按现在的生活标准，在世界上几乎任何地方，一个有好几个孩子的家庭，都已经不可能只靠一家之主一个人养活了。这跟五十年前很不一样。所以，从这个角度看，各种统计数据都严重失真了。美国有人说，家庭收入中位数在上升。这简直是胡说八道。本质上，这些就是统计谎言。他们的做法是计算人均收入，却不考虑每个家庭总共工作了多少小时。如果把工作时长也算进去，那过去半个世纪，美国的生活水平已经大幅下滑，具体多少我说不准，可能是百分之二十、百分之三十，甚至高达百分之五十。

#Pascal

我认识的一些经济学家会认为，这更多是政策优先次序的问题，而不是金融体系的问题。但在过去三十年里，中国让五亿到八亿人摆脱贫困、跻身中产阶级，我认为这个成就是相当明显的。那你又怎么解释呢？另外，至少在我看来，中国用的应该也是法定货币，还是说，他们用的其实是某种经过伪装的东西？

#Jeffrey Tucker

不，这得看起点。三十年或五十年前，中国还远远算不上第一世界国家。毛泽东时代以及更早时期遗留下来的大规模贫困依然存在。但通过允许一定程度的经济自由，中国很快就赶了上来。尽管是一党制国家，中国直到今天仍然允许这样的经济自由，而且自由度相当高。中国有意思的一点是，它根本就没有打官司的文化，这很有意思。监管方面也是如此。我的意思是，它是个独裁国家，但总的来说，只要你不招惹政府，你就有自由，也有自由定价的权利。这是一种很奇怪的情况。而在西方世界，我们被各种诉讼缠得脱不开身，人人都不停地告来告去，弄得大家都害怕了，什么都不敢做。

他们不敢创业。监管体系庞大到这种地步，让我们陷入了一种奇怪的经济停滞状态：法定货币体系正把财富从中产阶级手里转移出去，只流向精英阶层。贫富差距一年比一年呈指数级扩大，似乎谁也不知道该怎么办。这在很大程度上，是我们这套由法定货币驱动、受到高度监管的体制造成的。中国，没错，也使用法定货币。全世界都一样，对吧？但至少中国完全没有那种层层严管、动不动就打官司的文化。就是说，只要你不招惹政府，听中共的话，你就没事。我的意思是，这是一种不同的自由，跟我们几百年来在西方民主制度下拥有的任何一种自由都不一样。但现实就是这样。

#Pascal

也许我们可以再谈一谈关于货币的这个论点。戴维·格雷伯这样的人，以及整个现代货币理论学派，都认为所有形式的货币，本质上都是债务。这里说的不是作为价值储藏手段的货币，而是人们彼此交易、支付商品时，经手流通的各种货币。因为一个人的资产，就是另一个人的负债。所以，你实际上无法把债务和货币分开，因为货币就是债务。你怎么看这个论点？你觉得这个说法有道理吗？

#Jeffrey Tucker

嗯，也许吧，但你说的是现代货币理论。这些人在琢磨，能不能靠无休止的通货膨胀来给全世界提供资金。我就是不相信这一套。我认为，归根结底，只有实行硬通货本位，才能保住中产阶级的财富和文化，创造繁荣。不过，是啊，很遗憾，这个机会已经错过了。如果你问我有什么恢复健全货币制度的计划，我还真拿不出来。我确实不知道。我不知道该怎么从现在的局面走到那一步。

如果我们能对每一家中央银行说：“你们必须关闭公开市场操作窗口，不能再购买政府债务。”那将是一个巨大的改变。我认为，这可能是我们能做出的最好的改革，但眼下我们离这一步还远得很。我的意思是，这个提议简直荒唐，因为中央银行存在的全部目的，就是为政府融资。而政府存在的全部目的，就是维持银行的流动性。所以，他们结成了一个卡特尔，做着一笔对彼此都很划算的买卖。他们握握手，就把我们其他人给抢了。

#Pascal

如果这笔钱真的能用于社会公益，而不是用于暴力，用来建设公共住房之类的项目，那就好了。

#Jeffrey Tucker

公共住房是最糟糕的住房。不是吧，你跟我说，公共住房？政府根本就不会盖房子。历史早就证明，政府什么都干不好：发福利也好，连修条路都不行。我的意思是，政府就是什么都干不了。听着，我这是站在一个美国人的角度说的。也许别的国家的政府还不错。你知道，我记得我去过澳大利亚好多次，还有加拿大，对吧？也去过其他国家。我当时就想，嗯，人家的政府比我们的强。美国人不擅长治理国家，这可是出了名的，简直糟糕透顶。我们政府干的每一件事都烂透了。

其实，美国政府有一点很奇怪——也许欧洲也是这样，也许日本也是这样，我不知道——那就是，在美国，政府做的几乎所有事情都外包给了私营部门。真的，几乎所有事情都是。就这一点来说，我觉得这很糟糕，但它多少还能运转。比如，我们有公路，有邮政服务。实际上，几乎所有政府机构做什么事，都会跟私营公司签合同。所以，政府本身并不直接提供产品和服务。我想，这就是我主要想说的。对。所以，是的，公共住房——那也许是七十五年前的一个梦想，但放在今天，就行不通了。

#Pascal

那么，既然我们已经有了现在这些体制，你觉得接下来会走向何方？它们就摆在这里。我的意思是，我们不能指望它们凭空消失。与此同时，我们看到，不满情绪相当普遍。在我看来，唐纳德·特朗普当选，在很大程度上是美国民众对建制派的一次抗议。正是这些建制派建立了这套体制，而这套体制又让很多人陷入贫困，甚至到了一个家庭的主要经济支柱已经无法养活全家的地步。你怎么看目前美国民众不满情绪的发展趋势？

#Jeffrey Tucker

遗憾的是，这种情况没有任何历史先例。在一个工业化的民主国家，当广大民众对整个体制失去信任时，会发生什么，我们没有任何历史先例可以参考。我们不知道最终会走向何方。对于当年苏联民众失去信任后发生的事，我们抱有一些幻想，对吧？他们推翻了独裁者。你知道，那些卫星国的民众推翻了

自己的政府。捷克共和国和波兰发生了各种形式的革命，拉脱维亚、爱沙尼亚和立陶宛则脱离了苏联。你知道，关于三十五年前发生的事，我们听到的就是这些故事。

但是，在一个工业化的民主国家里，当广大民众不再信任政府，也不再信任所有掌握社会主导权的机构和群体时，究竟会是什么样，我们并没有真正的先例可循。我指的是学术界、媒体、大企业、科技界、政府、每一个机构，以及所有精英。现在发生的就是这样的事。最后会如何收场？我不知道。不幸的是，在我最悲观的时候，我会觉得，我们正在退回到二十世纪三十年代。当时，西方世界的很大一部分都陷入了法西斯主义与社会主义之间的斗争。你说，我们是不是正在走向那样的局面？有时候，看起来确实如此。

看看巴西正在发生的事，你会发现，极权主义的共产主义者正在跟，你知道，社团主义的法西斯分子斗争，对吧？我是说，这似乎成了世界上很多地方都在上演的一种模式。我不希望事实如此。但是，你知道，下一个阶段会是什么样？真的很难说。不管下一个阶段是什么样，它终究会到来。而且我认为，这在很大程度上取决于我们。我们必须重建这个世界，因为过去一百年来发生的一切，尤其是过去六年来发生的一切，在我看来，都是完全不可持续的。非常、非常令人担忧。这也要求我们重新思考那个长期以来被我们视为理所当然的范式。

#Pascal

我完全同意。我想，我们很多人现在都在努力这么做，一边挠头，一边琢磨：一方面，不能再这样下去了；可另一方面，我们又不知道还有什么别的出路。你怎么看特朗普政府执政以来的发展？因为我回想起唐纳德·特朗普竞选时的那些演讲，甚至是他一年半前、快两年前，一月份发表的就职演说，有一句话我一直忘不了。他当时站在那里说，这届政府不仅会因为我们将结束的战争而被人们铭记，也会因为那些从未打响的战争而被人们铭记。我当时忍不住为他鼓掌，因为这正是我非常希望看到的。可后来，事情当然又完全朝着相反的方向发展了。而他的社会政策也完全沿袭了老一套的模式，让一个极小的寡头阶层更加富有，而不是让普通民众受益。你怎么看这届政府到目前为止的表现？

#Jeffrey Tucker

嗯，你知道，在某些方面确实有了一些进展，这一点我承认。也就刚好能让像我这样的人满意，让我们不得不继续支持他，因为另一个选择实在太可怕了，对吧？事情就是这么运作的。不过，总的来说，有时候我会想，特朗普政府是不是一种只揭露部分真相、借此掩盖更多内幕的安排。就好像那些精英，不管他们是谁，选中了他，让他扮演伟大的民粹主义领袖，因为他有号召力，有那套说辞，各方面的条件都对他有利。但如果你真去看看他做了什么，在健康、扭转新冠政策，以及战争与和平这些问题上，他做到的，大概只有我们所期待的百分之一。我的意思是，伊朗战争就是他第二任期的一场大灾难。

我是说，这就是他的那场新冠疫情——他第二任期的“新冠疫情”。当然，他的第一任期被最后一年的新冠封锁给毁了，对吧？那是特朗普政府遭遇的一场灾难。可以说，这就是他们在二〇二〇年输掉大选的原因。他以一个强硬反抗者的姿态重新上台，头五十到一百天左右，看起来也许还挺顺利：政府效率部横扫各个机构，推行一些削减措施，还承诺撤销美国国际开发署。这个机构、那个机构，也有了一些不错的人事任命。可从那以后，施政就真的处处受阻、束手束脚。现在除了坏事，基本上什么进展都没有。不过，我也不是说偶尔就没有好事。我觉得，今天把弗拉维奥·博索纳罗从巴西救出来，可能就是个好决定。

#Pascal

我还没注意到呢。发生什么事了？

#Jeffrey Tucker

嗯，你知道，弗拉维奥·博索纳罗当时在对抗卢拉这个人。可以说，他赢了那场选举，但当然，胜利在最后一刻被人窃取了。我们可以争论这一点，但看起来很明显，这场选举就是被窃取了，跟二〇二〇年我们美国发生的情况一样。好，那么，新政权获胜还不到一天，就开始打弗拉维奥护照的主意了。卢拉的私人律师要求他交出护照，他们真的是在打压他。而马尔科·鲁比奥促成了美国对弗拉维奥·博索纳罗的保护，把他送上飞机带到美国，让他免于入狱，或是遭遇其他什么事。

所以，我算是支持这件事吧。这并不是说，我认同博索纳罗政权所做的一切。我的意思是，他们可能跟他们反对的那些人一样残酷。不过，我不喜欢一个政权取代另一个政权之后，就惩罚所有政敌的做法，而巴西现在确实正在发生这样的事。所以，你知道，如果要谈政治上的不同倾向，我在某种意义上其实是赞成的。虽然我不喜欢美国干预别国事务，但我赞成特朗普政府动用一切可用的和平手段，为弗拉维奥·博索纳罗这样的人提供庇护。

#Pascal

对。我在想，这会不会也是美国未来可能出现的一种局面，就是不同届政府，或者政府内部的不同人，会相互迫害。我们已经看到唐纳德·特朗普遭遇了什么。不管你怎么看他——我可一点都不喜欢唐纳德·特朗普——整个“通俄门”事件，试图用那些极其荒唐的指控，说他与俄罗斯关系密切，来抹黑他，而我们现在知道，这些指控都是捏造的，这实在是荒谬至极。而他们在他卸任后试图整他的那些做法，也同样是一场不折不扣的骗局。

我的意思是，看看这些指控在细节上较真到了什么程度：付钱让某个人保持沉默，这本身并不违法，但与这笔钱有关的记账差错，却最终被认定为会计欺诈，好以此起诉他，称他是个罪犯。这种把法律当武器的做法，实在透着一股威权主义或党派势力借法律打压对手的味道。我相信，我们原本以为，至少美国不该是这样的。围绕各种政治主张，双方可以斗得很激烈，但争斗结束后，大家各自回家，赢家赢得一切。可事实并非如此，至少现在已经不再如此了。

#Jeffrey Tucker

嗯，所以，这是我们眼下面临的一个重大的历史问题。美国是所谓民主制度的典型案例。美国建国的时候，君主时代还没有完全结束，但已经非常接近尾声了。那是一个专制君主和国王统治的时代，王位长期由家族世袭，人民没有发言权。而美国建国，就是为了弘扬民主。人民将成为政府，政府也要回应人民的诉求。嗯，写在纸上，这一切看起来非常美好。如果你读过托马斯·杰斐逊这样的人写的东西——他是我心目中的英雄，就是这里的这位，对吧？——或者读过托马斯·潘恩的著作，就会知道，他们都主张把个人权利的准则和市场力量引入政府本身，对吧？这就是当时的理论。而美国采用了一种罗马式的共和制度。

那不是纯粹的民主，也不是纯粹的多数统治。但我们有制衡机制，对吧？我们的国会实行两院制，有参议院，还有一个本质上相当于下议院的机构，也就是众议院。所以，我们借鉴了历史上的许多制度，试图建立一套完美的政府体制。而在大约一百二十五年的时间里，美国一直被誉为拥有正确模式的国家。我们找到了办法，找到了有限政府与民主之间恰当的平衡，并把权力下放给各州，或者个人、家庭和社区。内战是个重大的例外，但我们暂且把它放在一边，因为，当然了，我们有奴隶制这个原罪，你知道，而这是我们必须消除的，对吧？

所以，这就是我们在十九世纪末面对的模式。当时，大家都喜欢美国。可后来，第一次世界大战爆发了，对吧？于是，极权体制突然降临到这个世界上。这本不该发生，但它确实发生了。如今，距离第一次世界大战已经过去一个多世纪了，我感觉，世界的整体心态已经不再倾向民主了。就好像在说：“你们这套制度糟透了。你们成天就知道争夺政府权力，为了争夺权力，浪费了大量社会和经济资源。

这套制度行不通。像中国这样实行一党执政、由明智的统治者掌舵的体制，显然比你们更有竞争力，表现也更好。”所以，这让我非常担忧，因为我觉得，我们这个时代的氛围所传递出的信息就是：民主已经失败了。

“宪政已经失败了。我们需要英明的统治者掌握最高权力，他们必须是独裁者，而且不能被推翻。他们应该有权——说真的，也有义务——镇压反对力量，因为反对国家就是反对社会。那是在浪费资源。民主浪费资源，效率低下。”而我认为，我们正在朝这个方向走。我想，我们或许在二十世纪三十年代就已经看过这一幕的前传了，对吧？但一百年后的今天，我觉得事态正变得非常严峻。我之所以担心，是因为我非常怀念美国那场伟大的实验，对吧？看到我的杰斐逊雕像了吗？对吧？我就是很喜欢这些人。我热爱启蒙运动。要说他们为民主本身提出的论证，我也不能说自己完全被说服了。不过，嘿，民主总比大多数其他制度要好。只不过……

#Pascal

我也非常赞同这一点。当然，针对你刚才的观点，反驳的说法就是：不，失败的不是民主，而是寡头阶层成功控制了整个体制，对吧？所以，到头来，如果你只能在卡玛拉·哈里斯和唐纳德·特朗普之间做选择，而选票上却没有吉尔·斯坦、伯尼·桑德斯，或者其他所有你能想到的人，那就算不上多么民主，对吧？这就好比让你选：“你想被绞死，还是被电死？到底选哪个？告诉我。”是，我做出了选择，但我还是不喜欢这个结果，因为结果都一样，对吧？这就是说两党其实是一党的那套论点。而且我们都知道，只要有足够多的钱，就能买到很大的政治影响力，对吧？

所以，就有这样一种说法：“哦，既然这个制度从根本上说并不是真正民主的，那我们需要做的，就是回归真正的原则：一人一票。然后大家再来一决高下。”当然，也可以有其他形式，对吧？我们可以设想，美国实行议会民主制，由总理而不是总统来领导。也可以设想实行直接民主制，每年有两三次，就两三项法案征求你的意见：“你赞成还是反对？”我的意思是，理论上，这些都是可以考虑的选项，对吧？但现行制度就是这样。那么，对当今的美国来说，最理想的民主形式会是什么？

#Jeffrey Tucker

所以，回过头来看美国建国时的制度模式，我认为那是很辉煌的。我的意思是，首先，我们实行金本位制，没有中央银行。好，也就是说，金融势力基本上已经受到了遏制，对吧？而且，过了一百四十年，这套制度才被推翻。他们曾试图在美国设立一家国家银行，但在十九世纪，这种尝试大多遭到了拒绝。所以，当时没有中央银行，也没有所得税。人们挣多少钱，都可以自己留着。权力也大多下放给了各州。

一七七六年的时候，我们其实没什么像样的中央政府。我的意思是，在《邦联条例》之下，几乎就等于没有政府。一七八九年，我们有了宪法。好，这下我们有政府了。但即便在那个时候，政府的大部分权力仍然属于各州和人民。后来，这种情况才开始逐渐改变。而且我跟你讲，美国有一个几乎没人提起的重大变化，就是——我在想那是第几条修正案来着。我想是第十三条修正案，差不多吧。你可以查一下。不过，我们以前的国会是两院制的。所以，我们有一个上议院，还有一个下议院。

一九一三年，宪法加入了一项新的修正案，废除了设立一个类似上议院的机构的概念。这样一来，各州作为州，就不再在参议院拥有代表了。参议员突然改由全民投票选举，这就意味着，实际上只有大城市才能决定参议院的人选。而众议院的人选也只有大城市才能决定，对吧？所以，国会的两院如今代表的都是同一批人。让州议会选出参议员，关键在于，州议会代表的是整个州的全体民众。你明白这一点吗？这是个很大的变化，对吧？

所以突然之间，开国先贤所设想的参议院，就被一项宪法修正案废除了，取而代之的是另一种东西。可能是第十七修正案，我记不太清了。对，我想是第十七修正案。他们改了一个词，就废除了两院制国

会。于是现在，参议院代表的只是美国的大城市，而不是整个州。所以，这类结构性的改变带来了灾难性的后果。所以你可以说，美国现在实行的宪法，已经不是十九世纪时的那部宪法了。它的宪法在结构上已经变了。再加上一个中央银行，就凑齐了造就一个利维坦式庞大国家机器的条件。所以，你说，接下来我们该往哪儿走？

我觉得，重新找回开国元勋最初的愿景，是件非常好的事。但要做到这一点，光靠想象、发表演讲、制作人工智能视频，或者投票给下一个候选人，是不够的。这需要深刻的结构性变革，而且必须尽快发生。我先稍微往回说一点，谈谈特朗普，以及他所代表的东西。我一直觉得，特朗普当选的时候，那些对他惧怕不已的建制派，其实应该非常感激他。因为我一直都知道，从某种意义上说，他恰恰是那个会让这套体制继续运转下去的人。而公众当时的情绪，甚至早在他第一次当选时，就已经近乎要闹革命了。

我是说，当时民众心里有那么大的怒火。虽然没法跟现在比，但即便在那时候，愤怒的程度也已经非常、非常高了。现在的愤怒大概是那时的十倍。我觉得，特朗普一直扮演着这样一个角色：把民众带有革命性的民粹怒火，引向一套并不真正打算动真格的改良议程，就这样阻挡、压制民粹运动。我认为，这就是他在这里起到的作用。我不是说他本人不是革命者。我觉得他可能是，也可能不是。我的意思是，谁知道他到底是什么样的人呢？但他所扮演的历史角色大致就是这样：遏制、约束民粹运动，重新引导它的方向，让它最终转而支持统治阶级的建制派。

#Pascal

其实，看着这一切发生，还真挺耐人寻味的。我们经常看到，在政治体系的不同阵营里，一些可以称为“大安抚者”的人物突然冒出来，对吧？他们引导民众的愤怒，靠这股愤怒赢得选举，然后再让它慢慢消退。我认为，奥巴马当年在左翼阵营中起到的作用也非常相似，对吧？他成功地压下了这股愤怒，却让体制照旧运转，甚至进一步把它推向了——怎么说呢，我会称之为大寡头统治，而这种统治已经接管了西方民主的很大一部分。在我看来，如今德国由一位贝莱德前首席执行官执政，绝非巧合。这本来就是这套体制运作方式的一部分。所以，从某种意义上说，我倒认为，民主是从内部被掏空了，而不是正遭受来自外部的攻击。

#Jeffrey Tucker

对，没错，我觉得大概是这样。我的意思是，说来也挺有意思，回想起我自己当时对这整件事的态度，大概是在二零一六年，我写了一本书，叫 Right-Wing Collectivism。对吧？这本书后来被译成了葡萄牙语、西班牙语，还有世界各地的其他语言。我当时在警告大家，要警惕唐纳德·特朗普，说他对人类自由构成了真正的威胁。我还提出了一套详尽的论证，一直追溯到一八二零年的黑格尔，对吧？说真的，从某些方面来看，那是一本很棒的书。我的意思是，虽然不完全正确，但可以说，背后的直觉是对的。我当时对这个人猛烈抨击，对吧？后来，我渐渐对他有了好感，也接受了二零一六年的选举结果。

我当时想，嗯，你知道，从很多方面来说，他代表着对建制派的一种颠覆。建制派都反对他。所以在我看来，也许他还是有些可取之处的。从二零一七年到二零二零年，我对当时的局面还算能接受。我想，嗯，也许他没我想的那么糟。然后新冠疫情就来了，对吧？虽然他一开始反对封锁，但当你所说的那些寡头——在这里就是制药公司和深层政府——给他的压力大到一定程度时，他就屈服了。突然之间，全世界大多数人都被封锁了，部分原因就是，大家原本都以为特朗普会抵制封锁，结果他却配合了。所以，那就是一场灾难。

然后，他又给我们带来了那种“伟大”的医药产品，也就是mRNA疫苗之类的东西。我认为，这些东西伤害了世界上很大一部分人。所以我就想，也许我一开始的直觉是对的。接着，拜登在美国上台了，结果他实际上比特朗普糟糕得多，简直差得太远了。然后特朗普又出来说：“你看，拜登烂透了。你们应该投票给我。”所以我就想，好吧，也许到头来，他才是我该支持的人。我不会说自己成了他的粉丝，

但我觉得，在二〇二四年，特朗普比另一个选择要好。我从来没想过，自己会说出这样的话。要是在二〇二〇年，那根本无法想象，因为封锁之后，我当时对特朗普怒不可遏。真的是怒不可遏。我说：“看吧，我二〇一六年就说对了。他一直就不是个好人。”

然后突然间，四年后，我却在跟所有人说：“好吧，他总比另一个选择强。也许他会把我们解放出来。”结果果不其然，上台才一年，他就发动了对伊朗的战争，对吧？这简直是一场难以想象的灾难。所以现在，我也不知道了。现在我觉得，就像你说的，我们面前只有这两个选择，而它们不过是两种口味的毒药，对吧？这么说，多少有点绝望的意味，而我不愿意这么想。我真的认为，会发生一场根本性的转变，而且很快会发生。我不认为全世界广大民众会永远生活在这种寡头暴政之下——无非是两种口味的暴政。我觉得，总有一天，这种局面会被打破。只是我还不完全清楚，那会是什么样子。

#Pascal

是的，我想我们很多人都在想这件事。从某种意义上说，要是有什么办法，能逼这些人把话说完整，那就好了。他们两个从来都不把话说完整。巴拉克·奥巴马那句话，完整说来就是：“是的，我们能，但我们不会去做。”句号，对吧？当然，后半句是后来才显露出来的。至于唐纳德·特朗普，完整说来就是：“让美国再次伟大，也许以后再说。”所以，他们都没把话说完整。而不知为什么，这套体制总会重新占据上风。这也就是为什么我频道里的很多人，包括麦格雷戈将军，还有其他人，都预测说，你知道，局势正朝着某种革命、暴力、大规模政治暴力的方向发展。我不认为会发生这种事。

#Jeffrey Tucker

嗯，我不知道。我也不完全清楚。而且谁也不知道，对吧？我是说，没有人能完全明白接下来会发生什么，因为在人类历史上，我们从来没有遇到过这种情况。发达社会的治理体系已经高度工业化、数字化、公司化，表面上还是民主的，可全体民众却对所有掌握主导权的机构和群体都失去了信任，这会是什么样子？不信任媒体，不信任学术界，不信任专家阶层，不信任政府机构，也不信任任何跟它们有关的人。谁都什么也不信了。好，那么，你说，这会带来什么结果？又会把我们带向何方？

我觉得，作为知识分子，我们所有人到头来，多少都会在思想里吸收一点黑格尔式的辩证法。我们习惯从历史阶段的角度思考，也都在问自己：“下一个阶段是什么？”奥威尔会说：“靴子永远踩在脖子上。”对吧？但作为心怀希望的人，我们不愿相信这一点，我也不愿相信。所以，我并不完全清楚下一个阶段会是什么样。我希望自己知道。要是我是个先知，我就能预言了。可我真的不知道。但我能说的是，现行体制肯定是完全不可持续的，尤其是在美国。人们根本不知道，从财务和经济的角度来说，如今在美国生活，承受的压迫已经到了多么荒唐的地步。

如今在美国，基本医疗已经负担不起了。我不知道大家是不是明白这一点，但真的已经负担不起了。比如，一个四口之家，每个月要花三千到四千美元在医疗上。那么，这笔钱到底买到了什么？它买不到任何医疗服务，买到的只是获得医疗服务的资格。在那之后，你还得自己掏一万美元、两万美元，甚至五万美元，保险才开始赔付。即使到了该赔付的时候，保险公司也可以对你的理赔申请提出异议，把它退回来。你唯一的选择就是打官司，而这基本上也没什么指望。

所以，实际上，这个国家的医疗费用正在把美国家庭逼向破产。好吧，这简直是一场灾难。我们的货币每年贬值大约百分之四。过去六年里，每一美元的购买力已经缩水了多达三十美分。一个家庭要是没有两份收入，根本就过不下去。我的意思是，情况已经糟糕到了这个地步，可媒体对此的报道却远远不够。我们的生活水平正在大幅下降。然后，你知道，当我向人们指出这一点时，他们就说：“嘿，你还有什么好抱怨的？你能在线看电影，还有各种新奇玩意儿。”

“你可以整天刷TikTok视频。你看，你的日子多好啊。”不好意思，这根本就不现实。我是说，我们曾经称之为文明的一切，正在以惊人的速度消失。家庭维持不下去，家计难以为继，人们没有能力养家糊

口——说到底，就是根本没法以任何可行的方式，让人类这个大家庭继续繁衍下去。这就是今天西方世界正在发生的事。让我震惊的是，居然没有人在谈这个问题，尤其是那些经济学家，你知道，他们没完没了地争论实际收入中位数。不好意思，这根本就不成立。完全不成立。所有人都在骗你。

#Pascal

对啊，但我的意思是，就该这么跟他们说，对吧？你去吃你的实际收入中位数啊，去吃你的奈飞订阅啊，然后看看有多好吃。你倒是告诉我啊。你知道吗，这种事迟早会让他们自食其果。突然有一天，人们就会说：“不，比起你现在提供的这个东西，我宁愿有点吃的。这已经是我唯一还买得起的东西了。可我现在订奈飞，居然比买个汉堡还便宜。”对吧？这太糟糕了。我是说，这显然糟透了，不过好吧。

#Jeffrey Tucker

这简直让我抓狂。我越看就越愤怒，因为那些摆弄数据的人、美联储，还有几乎所有的经济学家，都在这些事情上撒谎。而一旦你，你知道，窥见了幕后的真相，就再也回不去了。

#Pascal

这简直就是，你知道，专门给人讲笑话用的，对吧？就像泰坦尼克号上的人：大家都慌了，搞数据的人却告诉你：“你看，漂浮率的中位数完全正常。我们没事。”

#Jeffrey Tucker

对，而且西方还有另一个问题，那就是一种针对文明的生物攻击，简直无法形容：制药行业的势力，还有那些没有效果、不安全，最终造成毁灭性后果的疫苗。我们刚出版了一本书，整整一千零四十八页，都是人们对自己接种新冠疫苗后受到伤害的真实报告。我前前后后读了大概十五个小时，才读到二百七十五页左右。我是在X平台上直播读的。这大概是我读过的最令人心碎的东西。但这还只是个开始。

你知道，大概三分之一的成年人都对精神类药物上瘾了，对吧？那我先很快地梳理一下。现在，美国的资本主义出了一个严重的问题。美国雇人最多的是医疗行业，远远超过其他行业，对吧？对。那这是不是说明我们很健康？不是，恰恰相反，我们非常不健康。那么，这些利润是从哪儿来的？是从人们的疾病中来的。所以，我们有整整一个行业，包括制药公司和医疗公司，它们的盈利计划……

#Jeffrey Tucker

就是让他们之前那些药物和治疗造成的伤害最大化。所以，这就像是一种由医源性伤害驱动的经济。我不知道我们该怎么摆脱这种局面。几个月前，美国政府一位级别很高的官员给我打了个电话。他当时正在研究这些数据，看了之后，真的感到非常不安。他意识到，美国一些最大的企业，竟然是靠让人生病来发财的。他问我：“你有什么办法，能让我们改变这种激励机制？我们怎样才能让人们靠治好病赚钱，而不是靠让人生病赚钱？”我拿着电话坐在那里，抱歉，我一句话也说不出。我没有答案。我不知道这个问题的答案是什么。这是一个严峻、可怕、令人痛心的问题。但它触及了问题的核心：民众的健康，就是社会本身的力量。而我们却变得越来越不健康。

#Pascal

是啊，但我觉得你一下子就戳中了痛处。如果一件事成了一个产业，那么从中获利的人，他们的利益就在于卖出更多同样的东西，而不是真正把事情做好。这种现象到处都能看到。日本的英语培训产业规模庞大，可日本却是世界上英语普及程度最低的国家之一。但这依然是个价值数十亿美元的产业。每趟列车上，你都能看到英语课程的广告。但说到底，目的就是卖课，而不是让学生学会英语。所以，你得

到的教育质量也就糟糕透顶。可人们并不知道这一点，因为他们觉得专家总知道自己在做什么。但问题就在这里。这并不是说这些人本性就坏，而是说，如果把它构建成一个营利性产业，这个体系就会以这样的方式不断自我延续。

#Jeffrey Tucker

我知道。我完全明白你的意思。我一直都在想这个问题。我们有时候都会把自己想象成未来的历史学家，对吧？我们会想，假如我们是三百年后的历史学家，我们会怎么描述我们这个时代？我想，大概会这么说：这是世界历史上最富有、最能创造利润、资源最丰富的文明，却把其中百分之九十九都浪费在了蠢事、寡头、浮华的玩意儿和无聊的事情上。这就是我的感受。骗局，坑蒙拐骗。对，对，对。在我看来就是这样。过去这段时间，就说过去三十年吧，我们本来有机会建造地球历史上最伟大的文明。你知道，到处都充满美、和平、满足、团结和欢乐。人人都能过上好日子。可我们却把这一切都浪费在了垃圾、荒唐事、娱乐、骗局、坑蒙拐骗、掠夺和政治斗争上。我是说，在我看来，这简直就是世界历史上最大的悲剧之一。

#Pascal

是的。我希望，只要我们不亲手用自己拥有的核武器终结这场实验，我们就还有机会努力让情况变得更好，因为说到底，这个星球上有八十亿人。我们注定得靠自己组织起来。只是我们目前还不太擅长。只是目前。所以，我希望我们最终能做到。

#Jeffrey Tucker

再看看吧。再看看吧。

#Pascal

杰夫，这次谈话非常精彩。非常感谢你分享自己的思考。想关注你的人，可以去哪里找到你？

#Jeffrey Tucker

布朗斯通研究所的网址是 brownstone.org。欢迎订阅我们的邮件。我们每周发一封，基本上就是一份文章列表。我觉得，我们做的工作堪称世界上最出色的工作之一，因为我们不偏向任何党派。我们努力客观地看待当今世界局势的真相。至少，作为布朗斯通研究所的编辑兼所长，我努力做到客观。是的，我骨子里是个革命者，但我也努力尊重事实。

#Pascal

非常感谢您与我们分享您的见解。各位，如果想关注杰弗里·塔克，可以访问布朗斯通研究所的网站。我会把链接放在下方的简介栏里。杰弗里·塔克，非常感谢您今天抽出时间接受采访。

#Jeffrey Tucker

我的荣幸。谢谢。